



日七十二月二十年七十國民華中

號三十二第

目錄

| | |
|---------|-----|
| 論莫里哀 | 芳艸譯 |
| 女事務員 | 何雙壁 |
| 十字街頭 | |
| 一、論生財有道 | 窮人 |
| 二、亂蒜 | 逸休 |

論莫里哀

芳艸譯

法國曾經產生過比莫里哀更為偉大的天才，但沒有比他更能表現她的特性的人，也沒有人能像他含有使她在歐洲諸國中得着文化主人公之名義的那些品質。蒙太格（Montaigne）的驕傲，巴斯加（Pascal）的謙卑，這些是法國的兩個相反抗的偉大的聲音；在莫里哀的作品中就有些他們的音調與色彩。戲劇的天才比其他的更必須依賴於他所生活其中的羣衆之立刻的唱和。像凡龍（Villon）或巴斯加的著作能够慢慢地傳遍世界，逐漸得到牠的公衆。至於戲劇不是立刻成功，就是立刻失敗。這可以作解釋莫里哀的一生之原則。在精神上，或在智慧上，他離開當日的巴黎並不遠，也不缺少在巴黎的力量與食物的情感之流。他立刻成了一個模範與精華，成功了藝術中最罕有平衡，足以代表人數的意

志與其潛在意識。

莫里哀時候的法國——青年路易第十四時候的法國——是剛從凡龍與拉白萊（Rabelais）以前所表現的大桎梏中解放出來的世界。這世界是以新力量使青年們優良的性質變為精美的文化的方式。一六六〇年的巴黎達到了最高點。以往是內戰與騷擾的發生，以後仍是來了戰或與再發生騷擾。從在莫里哀以前的那些作家，我們尋得出為生活爭鬥的情感，與失了生活的痛苦。在稍後的那些作家（布馬西 Beaumarchais 福祿特爾 Voltaire，蒂特羅 Diderot，盧騷 Rousseau）我們也可以尋得出革命的重壓和搜索之普遍。莫里哀站立在社會的和文化的基礎上平靜而穩固。他能將人類的永久的缺陷——貪吝，知識的驕傲，偽善，科學的自大自尊——作為喜劇，因為他的世界是如此確實的。這些毒物不能危險他。如果他出生晚些，他的「善人」（Le Misanthrope）他

的「陶杜夫」Tartuffe，他的慳吝人Avaré，必須成爲悲劇了。他的攻擊禮貌的失敗也必須成爲爭論之點了。

莫里哀是嫉惡缺陷的人，像斯惠夫特（Swift）或福魯貝爾（Flaubert）。但是他準備了一個平靜的時間，接收在他周圍的世界給他以他自己的實情。那些爲混亂的威脅而以生活痛苦之周圍的知覺去賊害靈魂的藝術家們的神經昏亂病力，却侵害不了他。像來西拉（Racine）並且只像來西拉，他能够駕御他的洶湧的力量，成爲一個平靜而無形的精妙。他的作品爲文藝術作品中之模範，這是由於他的時代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的普通的疏懈之原素，我們的盲索與貧弱的神經飢餓，我們的使困憊的神經清明的需要，莫里哀不知道那些；他在早晨寫作，日出與日落的時候，去思維；中午又永爲憂愁與死之流所侵潤着。

莫里哀的高深的價值完全在他的形式之清潔。他的人物變換不同，絕少他自己的個性。善人（Le misanthrope）是一個爲巴黎的生活狡猾地所損傷的，又被他恨的那些人所制服的，終於爲可愛的婦女之性情所感化的人。陶杜夫（Tartuffe）是一個爲他的熱心於信仰的把戲幾乎毀掉他的家的戲劇。慳吝人（L'Avaré）是一個在被認爲混亂行爲中的富翁。博學女（Les Femmes Savantes），裝腔作勢（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豪紳（La Bourgeois Gentilhomme）都是諷刺他的時代中那些年青而豪放的人之聰明的糊塗。夫人學堂（L'Ecole des Femmes）在黎明運動中顯示出婦女之自身的兇悍，在男性所作的法律之網中仍然是未開化，爲她的天生的情感尋出一個自然的結果。這方面是這些戲劇，那一方面的如薩拉銳爾（Sganarelle），假醫生（Le

medecin malgré lui），斯如班的騙局（Les Fourberies de Scapin）則頌揚決心的奮發與天性之豐饒，除了巴黎的舊聰明人以外。但是用那簡略的描寫，莫里哀的驚人之力沒有顯露出來。因爲牠不以劇情着重，常是粗略地有些類似波克西阿（Boccaccio）等人的作品。牠在體製方面不完善，仍保存早期法國的壯健與濃艷，莫里哀已消失獸性而入於無罪的方式之中了。

拉白來的醜惡，凡龍的甜蜜之殘忍，波克西阿的獸性戲劇，唱本的，雷拉之小說的（Le Roman de Renard），與中世紀之諷刺的熱情之嚴峻，他們都一起在他的著作中出現了。法國的最優美的在他的著作中，法國所有的也在那裡。

他出身於中等階級，一六二二年在巴黎降生，他的父親是皇帝私室內管裝飾的傳者，所以他受到貴族的教育。巴黎上等人家裡，朝廷裡，大學裡，那些地方支配慾是極強烈的。但到一六四三年，他却改變了，因爲作了戲院律師，就與另一世界開始接觸。他與他那後來的妻子的母親合作，十六年之久，他在戲園內忍耐着。其中有十二年，他旅行到各省去。他在那時所寫的劇本只存巴布頁的嫉妒（La Jalouse de Barbonnet）一種。他同到巴黎以後，遇到奸計，善意——以及教會與政府的反對，而他的婚姻的痛苦竟如道斯萊夫斯克（Dostoevski）生命史的任何頁一樣地黑暗。他生活於爭戰中，憂愁中，悲劇中。但年青的王却樣樣說：「笑罷，寫喜劇。以生活中之最黑暗的材料寫。但是須笑，寫喜劇。」

莫里哀被迫着他的聲音低下，被迫着服從以前的禮貌，以他自己的悲劇生活之血與淚，以他自己所遇着的無數苦痛，寫他

的劇本——我們稱之為無罪的寶石。他的與悲劇相接觸的手由穩定而產生出喜劇來了。這就是說，在他的笑裡有深的秘密。他所寫的對話，是寫實的散文，不像與他同時的那些人所用的理想的詩句。他破壞所有的規則，犯了所有的文學上的毛病。他能固守着他的格言：「我所尋到的，我常常用牠。」

深遠的天才，更自然的，更是紀念的，更為主要的，法國已經產生了。一個以前忍受憂愁與失敗的人，他的喜劇却成功為溫和的，美滿的與隱藏的笑。在這種喜劇中，世界的文學沒有與莫里哀相等的。

莫里哀的主要戲劇年表

| | |
|---|--------|
| (一六二二年在巴黎生——一六七三年在巴黎死) | |
| 巴布頁的嫉妒 (La Jalousie de Barbouille) | 一六五〇以前 |
| 慌唐鬼 (L'Etourdi) | 一六五三 |
| 戀愛的憂憤 (Le Dépit Amoureux) | 一六五六 |
| 裝腔作勢 (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 | 一六六九 |
| 薩拉銳爾 (Sganarelle) | 一六六〇 |
| 拉瓦爾的加西先生 (Don Garcie de Navarre) | 一六六一 |
| 丈夫學堂 (L'Ecole des Maris) | 一六六一 |
| 不如意的人 (Les Facheux) | 一六六一 |
| 夫人學堂 (L'Ecole des Femmes) | 一六六二 |
| 夫人學堂的評論 (La Critique de L'Ecole des Femmes) | 一六六三 |
| 強迫婚姻 (Le Mariage Forcé) | 一六六四 |
| 情魔 (Don Juan) | 一六六五 |
| 善人 (Le misanthrope) | 一六六六 |

假醫生 (Le Médecin malgré lui) 一六六六

陶杜夫 (Le Tartuffe) 一六六四

昂非特內勇 (Amphitryon) 一六六七

丹頓喬治 (George Dandin) 一六六八

慳吝人 (L'Avare) 一六六八

布爾蘇拉克先生 (Monsieur de Pourceaugnac) 一六六九

豪紳 (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一六七〇

斯加班的騙局 (Les Fourberies de Scapin) 一六七一

埃加巴拉公爵夫人 (Le Comtesse d'Escarbagnas) 一六七一

博學女 (Les Femmes Savantes) 一六七二

想像的病 (Le Malade Imaginaire) 一六七三

我自己終於只能作所謂小說的一流的東西而已，所以，至今不但爬不上中國的巍乎其然的文壇，即連文學研究家的頭銜也混不到頭頂上；幸而我並沒有那種野心，倒也能安然地寫自己的話；倘在吃不飽，餓不死的年頭，就寫得更瀟灑。

三年前，我自己曾經愛好過戲劇的，雖然現在也還是喜歡看人演，可惜只能喜歡看人演而已；結果是很明顯的，不獨寫劇本說不上，就是多看幾本劇本的工夫，也終究被小說所佔去了。

昨天，廣君從遼遠的西城跑到南城來，邀我去看薇娜劇社的排演，大約為這灰城中的寂寞所逼迫得受不了吧，於是同他去進青春尚在人間的社裡。排的是法國名劇家莫里哀的劇本慳吝人，由一幕至五幕，在黑暗剛要吞去世界的時候，

又回到自己灰色的景况中來。感慨不會沒有，因為我的生命還在我的手裡，至於寫麼，竟無從說起。遙想當年從一個女校的遊藝場中歸來，就作起創痕的破裂（在苦酒集中，已出版）心情，實在是頗可寶貴的。然而現在天下雖不怎樣太平，這種心情不但不該有，而且發感慨也得要小心才好。不過自己覺得對薇娜劇社各位允許我去參觀的盛情總該有點回敬，不得不拚迫着自己謄譯出這篇東西來。所謂文人也者終於只有以「文」來裝飾自己而已。

我自己雖然在名義上，添列小資產階級，其實，並沒有多少富餘的資金，去買書；像抱年輕輕的漂亮太太，執筆寫普羅特追亞文學的革命文學家，花了整千去買書籍的豪舉，我沒有那樣福氣。即使是自己能够弄來的書籍，因為南北奔馳，到處浮蕩，Something like 要人的緣故，也都與自己宣告脫離關係了。上月中，無意從春冰處借來一本莫里哀戲劇集，剛剛前面有篇佛蘭克的序文，序文雖甚簡單，但在中國尚沒有長篇大論介紹他之前，譯出來，也未嘗無所補益，至少對這次扮演他的慳各人的各位和這戲劇的觀衆罷！

至於薇娜劇社各位表現得如何，據我的觀測，或許不會使觀衆失望，因為他們確實是以他們的最高的能力去表現。在這年頭，讀者倘若覺得氣悶，倒不妨去看看，落得笑一場，雖然笑之後或者並不輕鬆，而更要感到血與淚。

最後，我應該向春冰道謝，因為他幫助我翻了許多法文。

一九二八，十二月，二十日。譯者附識

女事務員

(續)

何雙壁

五

一間整潔的樓房，掛了一盞美麗而亮的電燈，房間的北面，放了一舖雪亮的銅床，床中摺了四層六層三友實業社所買來的自由被，被的右端安放了兩個西湖景的枕頭，房子的中央，擺了一張紅木桌，西邊的窗下，放了一條書桌，桌上擺放着幾本三民主義建國大綱之類，桌的隔壁，一張洗臉台，一條花花綠綠的毛巾，又是三友實業社的出品，馬小白一個人立了起來，又坐了下去，看看電燈，聽聽壁上的鐘聲，似有不勝其悲的樣子，於是又打開了玻璃窗，遠望幾座迎面的什麼大公司大舞台的插天的電燈，覺得眼淚靜要流出來了。

「奇了，她怎麼今天還不回來呢？今天一天，沒有看到她，她到那兒去了呢？」

「她這幾天更加放肆了，我沒有在秘書處理，她居然也放胆和他們攪在一起甚至不得我的同意，也要和他們出去玩，太豈有此理了！」

「不錯，不錯！今天兩個秘書，毛，王都沒有來，張科長也沒來，唉！太豈有此理了，她回來我非要痛罵她不可！非得要罵她不可，這班人，可以和他去得罵？太不懂事了！」

他剛剛想到這裏，他的妻回來了。

「我今晚快樂極了，看了一幕頂有趣的電影！」

他本來想痛罵她妻一翻的，但是看到她的爛漫與美麗的說話，他又不忍了。

『你和誰同去看電影的？』

『他們都去的，不是我一個人！』

『誰？他們是誰？』

他有點發怒了。

『你的朋友，毛，張，王，都去的，你不認識嗎？』

他聽到說一共有三個人，他才放心了，因為一起有這許多人，想來總不至於發出意外的，這自己完全太自私了，他覺得剛才的發怒，太對不起妻了，他於是笑着說：

『誰請的？』

『毛，毛學文請的。』

她也笑着說。

『呵，他看中了你呀！』

『放屁，你，你總沒有好說的，我不再同你說正經話了。』

她幾乎要哭出來了。

『愛！笑話你不懂？總之，毛這人是很惡劣的，你總得不要被她吊上了呀！』

這完全是她勝利了，她，她的丈夫，不相信妻對於別人有意外，完全是妻的勝利了，丈夫被她的愛所克服了，其實她今晚上何常不感到意外，並且被毛學文在電影開演得最濃情的時候接吻過了，他，毛，沒有看中了你嗎？丈夫的說話會錯的嗎？但是她現在很高興了，丈夫被她騙了。

她更說了些假天真的話對丈夫說，她說：

今晚的電影好看得沒有了，題目是叫做「奪人愛」，真好看得沒有了！

『真是好看的嗎？那你可以簡略說給我聽聽。』

『說是說不完的，我們明天再去看吧，我和你兩個人去，我們倆人去看才有趣呢？』

她跑過來和他接吻了。

『怎樣的情節呢？你總要簡略說給我聽一聽。』

『情節是很簡單的，不過排演美麗得很！』

『簡單的情節快說給我聽！』

他把她抱上自己的膝上來了。

『我說了，你聽吧！』

『奪人愛』是一齣最新的中國電影，女主角男主角都很好，佈景更好，呵，牠那跳舞，真比外國影片還要舞得好，真會舞到半空去的。

她說的時候，輕手輕腳的也要舞起來了。

『情節你說給我聽吧，這些我明天自己不會去看嗎？』

呵，它是表演一節悲慘的情史，說一個某軍部的高級軍官，生得又魁梧，又威嚴！但是年紀已經三十多歲了，還沒有妻，他早就想物色一個美人做他的妻了，但是無論如何總找不到，這大約是革命以後的事吧！不然，從前的軍人，她想愛人就可以用軍用汽車裝得來的，他不，他一定要對方心甘情願的，這個人真可很佩服了！

『那你也喜歡他嗎？這樣魁梧的人你很喜欢他嗎？』

丈夫笑似的說了這一句。

『放你的屁，我不說了，我不說了！』

『說吧，好人，說下去吧。』

「後來這軍部裡來了一個宣傳員，他是一個下級的軍官，他有一個妻，呵，他的妻真美麗極了，她是時常到軍部來玩的，當這軍部要出發打軍閥的時候，需要了不少的女偵探，於是這位女子，宣傳員的妻，就到這軍部裡來做女官了，那知這軍閥沒有去打，這位宣傳員的妻就和那高級軍官發生戀愛了，哈哈，那電影的表情真是好得極了，那個軍官和他的戀人真是好得沒有，甚至在馬上也要親吻的，以後，這個宣傳員就氣得不過，拿了一枝手鎗自殺了！」

「自殺了嗎？」

「自殺了！」

「他怎麼不把這軍官和他的妻一起殺死！」

「他敢嗎？那個軍官是軍長的隨從副官呢？」

「人到死的時候，有什麼敢不敢呢？」

「我以為是很害怕的！」

「那你是女子，如果男人就不害怕了！」

看看壁鐘已經十一點多了，她想把毛秘書剛才對她所說的話向他說，然而又怕丈夫多心，於是她就拉了他，坐在床上，抱着親了一個嘴，喜皮笑臉的說：

「你看十一點多了，冷起來了，我們睡吧！」

「且慢，我衣服還沒有脫呢？你的裙子還不脫下嗎？」

「我要脫了。」

她把裙子解下，衣服一層一層脫了，然後和他，她的丈夫馬

小白抱進被窩裡去了。

「小白，我要……」

她又對他親了一個吻，抱緊了一點。

「你要什麼，怎麼同小孩一樣的，我們又不是初見面。」

丈夫的聲音。

「我要，我要同你說一句話。」

「什麼話呀！你說吧！」

「你從前不是同我說過嗎？當其我師範畢業的時候，你要我去找教員做，那時我以為做教員太清苦了，但是別的事情又不容易找，所以我就長住在家裡了。」

「那你現在怎麼樣？」

「現在我想到你們一塊兒工作了？」

「怎麼？我又不是委員，你要來工作就可以來工作嗎？」

「不是這樣說，毛秘書……」

「你口口聲聲總離不了毛秘書，你愛他嗎？」

「說一句毛秘書就是愛他嗎？那我不說了。」

「說吧，說吧，笑話你不懂嗎？」

「毛秘書要請我去做事務員了。」

馬小白想，我們秘書處要請女職員，他也彷彿聽到過毛這樣說過的，但是自己的女人，肯招他出來做女職員嗎？肯他出來做供人玩弄的女職員嗎？這是何等難堪的事呀！不，不，我的見解錯了，我不該這樣自私，這樣幼稚！梅素芳到秘書處來工作，有我同在一塊兒的，有自己的丈夫監督着的，他們總不至於強姦呀！事務員，省政府的事務員，一月也有八十元薪俸，也很值得去呀！於是他就決定了，他決定妻子到秘書處去工作了。

於是○省政府秘書處的大問題解決了，找到一個美麗的女事務員了。

六

這真是一件驚人的消息，梅素芳到秘書處來辦事兩個星期，秘書處就把他的丈夫馬小白調走，一個星期後就失蹤了。

是有這麼的一天，當其馬小白伏在案上在辦公的時候，待役送來一張秘書處蓋章的字條說：

『調秘書處馬小白為民政廳第三科科員此令。』

他看了這一紙委令之後，接着毛秘書就過來對他恭恭敬敬的說：

『馬同志，昨天毛主席說過，真是討厭的事情，他說，秘書處不是有一個女同志的？我說，有的；他又說，聽說是馬科員的夫人，我說，是的；他又說，那不行，夫妻，可以在一處辦事的嗎？不怕弄出笑話嗎？趕快設法調一個走吧！這真討厭，馬同志！他們頭腦真舊！』

然而毛主席的腦筋真不舊，倒是毛秘書的腦筋舊極了，不特是舊，而且是惡！你想別人的妻！你是想踢走你的情敵，梅的丈夫！他被你騙了，可憐腦筋簡單的馬被你騙了！

以後梅素芳同志就一個人進出於秘書處之門了。

她真算不到自己會這般墮落！她不知道怎麼會想起毛的粗巨的手腕的擁抱！他不知道怎麼會想起毛的圓圓的肉團的壓上在身上的好過！他不知道怎麼會想起毛的胖得可愛！當其靜默着這樣想他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就紅起臉來，底下頭去微笑了。

同時她又證明了，毛秘書的確也是愛她的，當他放大喉嚨在書批判一般女人的美惡的時候，他的結論總要說無論那個女性總不及梅素芳的美，總不及梅素芳美得可愛！

『你撒謊，你騙人，你要叫我喜歡你！』

天啦！這樣嬌音從梅的口裡說了出來，在毛秘書是何等快樂呀！他真夢想不到，在當眾之前她會這樣對自己說，他快暢極了，他說：

『愛！你不要這樣了，我的心為你碎了！你還不快叫聲我哥哥嗎？』

有一天，毛秘書買來一大包陳皮梅，在辦公室裏一大班人圍着吃。

『梅同志，你要陳皮梅吃嗎？』

『我不要吃，你們吃吧！』

這完全是客氣，這又何必呢？早晚你不吃嗎？

『吃一個吧，一個不要分半個吧！』

毛秘書拿了一隻陳皮梅，剝了油紙，咬了一口後，就送到梅的口裡來。

『吃下去吧，這半個是分給你吃的，你快吃下去吧！』

她的臉向右轉了一轉，舉了細手遮住了嘴。

『不要，不要！誰要吃你一點點，誰要你吃過不要的一點點！』

但是她的笑聲也就格格地禁不住了。

『你要吃，我多着呢！但是這半個偏要你先吃！』

『我不要吃！我不吃！』她笑得更利害了。

『我偏要你吃！』他也笑了，他拿住了她說。

但是她畢竟吃了！吃了！吃了！毛的口涎水了！

她吃過了之後，不幸的男子，馬小白，偏在這個時候闖了進來，闖了進來看他的愛妻！

「小白公事忙嗎？吃陳皮梅！」妻跳了起來，笑着對丈夫說
「馬同志！請吃梅！請吃梅！」他們一齊說。
「我不吃，我不想吃！」他看到各人意外的好笑，懷了惡意的說。

「吃吧！吃一個吧！」梅素芳，他的妻，剝了一個，送到丈夫的口裡來。「味道好不好？」

「不好！太酸了！酸得不成樣子了！」
完了完了，梅素芳不是你的了！可憐我們這一位過於忠實的馬小白同志，還墮在五里霧中呀！
(未完)

十字街頭

讀者！都是歸來自十字街頭吧？在十字街頭有了收穫嗎？是看到些什麼？聽到些什麼？不論它是值得欣喜的，愉快的，或是應當悲感的，憤怒的，一切的一切，都請寫在這裡。
記者

三十、論生財有道

窮人

我不知你們是看到沒有？前兩日的報載着南和縣長「藉名放足實行斂款」的新聞。

夫生財原是有「道」的，只要摸着這所謂「道」者，則將無往而不可以生財，無往而不順利！

雖然區區我在窮極無聊時為要搜羅論「生財有道」的書籍以供參攷曾跑遍了大小書攤而無結果，然而，相信總是有秘本的，

生財之「道」的，不過如區區者算是命運欠佳，找不到該項秘本罷了，否則，早該不致於這樣的窮困了。

精通生財之「道」的朋友，做官固然可以大發財，為商也是生意興隆，務農則不用說是牛馬成羣，五穀成堆了，業工，業學的亦常有大有財可發，甚而至於改良風俗，做放足運動也能借光斂款，嗚呼，「生財之道」為用大矣哉。

縣長包辦天足會，足見該「父母官」是十分熱心婦運；至於「故揚言揭示放足，實在意屬詞款」的行爲，亦不過實現指示生財之道秘本中之某條某項而已，又何足為縣長罪？

故曰：人不思其不生財，而患其不知生財之道耳。

三十一、亂蒜

逸休

東省名人楊宇霆說：「國民黨裡那些「亂蒜」，那一個我不知道？」這是我新聽到的。

從前，我聽見有人說：「某某那些「亂臣」；某某那些「亂民」；某某那些「亂黨」。……這些名詞，都不如「亂蒜」兩字新鮮，都不如「亂蒜」說着解氣。

真難爲他，怎麼會想出這等高雅的名詞來呢？

有人說「蒜」是一種辣物，有刺激性。國民黨對於中國的一切惡勢力——軍閥民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要打倒。手段辣，不妥協。實在不對他們東省名人的口味，嘗着有點刺激性。所以本着「小孩子怕辣蒜」的心理，才造出這個名詞來。

張少帥向來態度是很明瞭的。這一回國府要人，看着張大帥的餘蔭，硬拉他入黨。張少帥居然也算是同志，在楊宇霆看起來，少不得說是「裝蒜」。